

首先聲明,對於汪暉教授的治學態度和學術功底筆者一向尊敬有加,此文主要是藉助“去政治化”論述這個基礎展開新的探討,為此還是要特別感謝汪教授對這一視角的開闢。

在最新一期《文化縱橫》雜誌上的長文《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從 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中,汪暉教授繼續展開了他關於中國近 20 多年來發生了“去政治化”這一論述,並由此推斷:在 20 世紀“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三位一體政治潮流退潮之後,與這種政治實踐相關的政治結構與政治範疇也都瓦解了,於是,“如何重新讓‘中國’變成一個政治範疇”成了今天最困難也最重要的挑戰。

汪教授說,“現在中國什麼都有,就缺這個東西”。

在汪教授看來,在 20 世紀,“中國”是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成爲一個政治範疇的,“從中國大陸內部來講,社會主義政治運動所寄託的是一個解放的理念,這個解放是通過階級、工人階級、工農聯盟、統一戰線、民族解放這一系列的政治構成來實現的。”而在台灣,三民主義和民族統一的政治實踐也使“中國”成爲一個明確的政治範疇。那時,“中國”作爲一個被爭奪的政治範疇,在對立雙方都是明確的存在;在國際上,左翼都支持大陸解放台灣,美國及其盟友都支持台灣。

但在 1989-1991 年的巨變之後,中國大陸開始發生“代表性斷裂”和“去政治化”,“第一表現爲工人階級政治的衰落,工人國家的衰落,即

不存在 19-20 世紀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了;第二是作爲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的衰落和工農聯盟的徹底瓦解,即不存在這兩個範疇了,以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爲基礎形成的廣泛統一戰線的人民範疇也不存在了。在這個意義上展開的民族解放事業也失去它的效能了。”

所以,現在作爲一個政治範疇的“中國”到底是什么?成了一個問題。

汪教授這個觀察判斷很深刻,值得重視。在對台灣的統獨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認同危機等問題的探討上,提供了清晰的視角和有利的概念工具。

但與此同時,從“去政治化”論述中所引出的結論不言自明:當下的中國,仍在“去政治化”之後的轉向路徑上,除非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這些政治話語再次復活,否則“中國”這個概念就不再具有政治價值,不再成爲一個政治範疇。

縱向上與 20 世紀的中國相比是這樣,橫向上與西方集團相比也是這樣。汪教授在文章中寫道:“有人會說:地理、人口和主權,這還不夠嗎?中國已經是一個歷史文明,爲什麼還必須是一個政治範疇?我們看歐洲統一的進展與曲折,或許就可以找到一點啓發。十多年前,《讀書》雜誌就曾發表過哈貝馬斯和格林等人有關歐盟憲法問題的討論,除了究竟是憲法還是憲法草案或憲法協議等程序性問題之外,他們共同確認的是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和民主等政治價值。這些政治價值不僅代表着歐洲的歷史傳統,

而且也是針對新自由主義浪潮而產生的、立足於歐洲現代傳統的政治論述。在這些政治論述強而有力之時,歐洲統一的進程就比較順利,相反,伴隨歐洲國家向新自由主義政策傾斜,社會民主體制面臨危機之時,歐洲統一就面臨危機和分離的局面。我並不是說我們需要搬用歐洲的價值,而是借此說明:沒有有力的政治論述,內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誰是敵人,也不知道誰是朋友,不知道該去聯合誰、依賴誰、反對誰,最後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誰,离心力的產生就是必然的。這一切就是政治危機的癥結。”

由於中國失去了“有力的政治論述”,而歐洲仍然保持着其“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和民主等”強有力的政治論述,所以當下的歐洲可以利用其政治論述對內推動統一,對外劃分敵友、合縱連橫,而當下的中國則發生了內外部都搞不定的“政治危機”。

“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更爲本質的政治價值

筆者與汪教授的探討就從這裡開始——除了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現代中國還代表了什麼?更本質的屬性是什麼?

國家就是敘事。如果認定現代中國就是一個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實踐的敘事,沒有其他,那麼當這兩大敘事都不再成立之後,國家就陷入了政治認同危機。

但事情可能並非如此。換個角度,在世界的眼中,1949 年成立的這個新中國,其實始終是一個鮮明的政治符號,即使不再對外輸出革命,也並未改變其基本底色。中國學者在國內強烈感受到的“去政治化”巨變,在外人眼里,也許只是很小的改變,甚至沒有改變。

中國的名稱是什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軍隊的名稱是什麼?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貨幣的名稱是什麼?是人民幣…還有,中國政府叫中央人民政府,中國的法院叫人民法院,中國的警察叫人民警察簡稱“民警”,中國的官方媒體叫《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所有這些在中國國內早已習以爲常乃至失去了其特殊意味的稱呼,在世界的眼中,還仍然帶着鮮明的標記,甚至帶着咄咄逼人的宣示。

名義上如此,實質上也是如此。這一原本就具有深厚平民主義傳統、近代以來又經歷多次去貴族化、去精英化革命運動的國家,其十幾億國民最典型地代表了“人民”這一群體。國民中雖有富可敵國的富豪,但並無貴族地主;雖有子承父業的官員,但並無皇室公卿;雖有一時的政商豪強,但並無寡頭階層。總體上,公權始終高與

私權,政治始終高於資本,整個社會基本是“扁平化”結構,正是典型的、徹底的人民共和國。

在我看來,新中國的真正本質,就是它是一個徹底的人民共和國。這個特質,並未隨着社會主義運動的退潮而改變,也未在民族解放運動結束後而消亡;恰恰相反,伴隨中國越來越大的成功,這個本質正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醒目。在世界眼中,正在成爲一個世界大國(Great Power)的中國,是大國俱樂部中唯一沒有帝國主義歷史的人民共和國;參與國際維和任務的中國軍隊,是各國軍隊中唯一叫做人民解放軍的軍隊;而開始國際化的中國貨幣,也是全球各大支付和儲備貨幣中唯一叫做人民幣的貨幣;就連越來越多地躋身于世界富豪行列的中國億萬富翁,也無一不是平民出身、白手起家的“人民富豪”。

這個特質,在整個國際社會,可謂絕無僅有。一方面,在世界大國當中,中國是唯一可以和其他成員平起平坐的人民共和國;而在所有人民國家當中(如孟加拉人民共和國、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阿爾及利亞人民民主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等),中國又是唯一成爲了經濟巨人的世界大國。

在我看來,作爲唯一成爲了世界大國的人民共和國這個特質,已經足以作爲當下中國的獨特政治價值,並且使之成爲一個明確的政治範疇。即使是“政治就是劃分敵友”這個激進標準,也並非不可用,只要中國真想以“人民共和國”劃線展開國際鬥爭,隨時都可以。

回顧世界歷史,人民運動、人民建國,作爲一種社會運動,既早于社會主義,也早于民族解放;社會主義其實是人民運動和人民建國的一種選擇形式,民族解放也只是人民運動和人民建國的一個發展階段。人民共和國被歸類爲“社會主義國家”,有當時的特殊歷史原因,並不準確反映事物的本質。

所以,可以認爲,“中國”這個概念,從 20 世紀直到今天並未喪失其獨特的政治價值。即使在近二十年里發生了“去政治化”,只是去掉了階級鬥爭、世界革命這個極端化的鬥爭政治,並未失掉全部。而“人民共和國”這一政治價值,反倒隨着中國迅速崛起爲世界大國而日益突顯,無形中促成了一個“再政治化”的新形勢。

在我看來,基于對“成爲了世界大國的人民共和國”這一政治認同,可以誕生出很多鮮活有力的政治論述,中國在“去政治化”之後新一輪的“再政治化”的進程,大有前景。這是另外的問題。本文作爲一個簡要的探討,暫時到此爲止,就此求教于汪暉教授,還望不吝賜教。

文 揚 2015 年 2 月 4 日

## 達賴與中美關係

達賴于 2 月 5 日參加美國全國祈禱早餐會,奧巴馬夫婦也出席並發表演講,這是奧巴馬和達賴首次在公開場合亮相。這已經不是達賴第一次訪問美國,在這之前,奧巴馬曾三次會見過達賴,相比此前在白宮地圖室進行的非公開會談,這次達賴只是以一個宗教領袖的身份參加一個宗教性質活動,並且有消息稱兩人並不會握手。從私密會談到公開露面無交集,有聲音指出奧巴馬很有可能是爲準備習近平訪問美國才刻意降低規格。無論是否是華盛頓有意降低規格,縱觀奧巴馬這幾次會見達賴形勢以及外交部的回應,達賴在中美議題中佔據的分量則越來越少。

全國祈禱早餐會由美國國會成員主辦,每年 2 月第一個周四在華盛頓希爾頓酒店舉行,與會者大多爲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領袖。按照慣例,美國總統和第一夫人會將參加,並且總統還將發表致辭。如今的早餐祈禱會已經不僅僅是宗教儀式,每年都會邀請上千人參加。白宮發言人也稱,達賴此次只是走過場並沒有安排發言環節。並且,有與會人士透露,參加早餐會的除了基督徒,還有人見過少林寺的和尚。

再來看今年的早餐祈禱會策劃人——民主黨議員凱西(Bob Casey),他是賓夕法尼亞州的議員,在競選賓州參議員的時曾得到奧巴馬的鼎力相助;奧巴馬 2008 年在同希拉里爭奪民主黨候選人時凱西就雪中送炭第一個公開支持奧巴馬而當時對希拉里而言可能是一記“重拳”。因此,在一些白宮助手的眼中,凱西是奧巴馬在國會里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從奧巴馬和凱西的關係上來看,完全可以說這次邀請達賴是奧巴馬自己的意願。

奧巴馬在這之前曾與達賴進行過三次會面,分別是 2010 年、2011 年和 2014 年,而這三次會見都是在白宮的地圖室進行的非公開會面。涉藏問題一直是中國的禁忌,奧巴馬此前秘密會見達賴時中國外交部就曾強烈譴責過,相比此前的三次秘密會面,這次是他首次和達賴出席公共場合,併且早早就放出消息,有意凸顯

這次見面的非政治性,而去年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室秘見達賴卻是特意捱到會面前一晚才對外公佈。可見,美國對於在接見達賴的這個問題上也不如以前敏感。

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對達賴這次出訪美國,給出的是另外一種答案,“對於美國媒體強調奧巴馬將首次和達賴喇嘛‘公開場合’碰面,這個‘公開場合’可能要打引號。因爲早餐會並不是完全公開的、普通人可以自由參加的活動。早餐會本身是跨黨派、跨宗教、非政治的活動。奧巴馬即便與達賴見面,整個過程也受到很大限制。”從這樣的解讀中可以看出,達賴問題也慢慢在走出中美議題的範疇了。

既然這不是第一次奧巴馬不顧中方的反對青睞達賴,何來美國忌憚中國反降低規格這麼一說,會見就會見,這跟是否降低規格沒有絲毫關係,反之,達賴和北京的關係也不如此前那樣緊張,根據此前爆出的習近平世交肖武男帶領記者參觀其北京豪宅並曝光其 2012 年與達賴的會見視頻中也印證了多維此前的分析,北京與流亡藏人明爭之下亦有暗交。況且,在此之前,就有不確定消息稱達賴喇嘛將以宗教人士的身份歸國,歸國期間不涉及政治等議題,而達賴本身也希望赴五台山朝聖。

由此可見,就在達賴訪問美國前夕傳遞這樣的一個信息反映出了中方在積極和達賴溝通並不存在施壓一說。與之想對應的就是奧巴馬此前在接受 CNN 採訪時坦言中國分裂不是好事,而中國的和平崛起非常符合美國利益,不管是真情流露還是爲了減小負面影響,對比第一次奧巴馬會見達賴時外交部的言辭犀利,2 月 2 日洪磊在回應的時候僅僅表示涉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2010 年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室私下會見達賴時,中國外交部長崔天凱還緊急召見了美駐華大使並提出嚴重交涉。

無論奧巴馬這次和達賴公開出席早餐會是否會握手,這已經不是一個重要議題,不管是對於中國內政還是中美關係上來講,達賴早已不是一個能夠撼動北京的精神領袖了。

## 蔣磊律師事務所

我們是一家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國際性律師事務所。我們提供商務, 公司, 移民, 知識產權, 房地產, 民事訴訟, 遺產, 離婚, 刑事辯護, 意外傷害, 醫療失誤, 以及中國業務等全方位的法律服務。我們的目標是以最合理的價格提供最優秀的服務。



蔣磊 律師  
Lei Jiang, Attorney at Law

電話: (440) 835-2271;  
電郵: info@leijianglaw.com  
地址: Lei Jiang Law & Business Center 蔣磊律師樓  
26943 Westwood Rd , Cleveland , OH 44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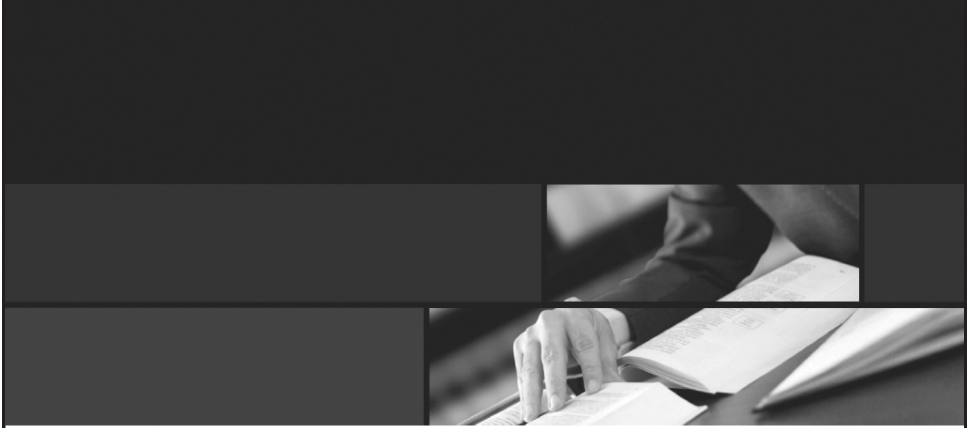
### 主要業務:

- ◆**商業及公司法:** 合同, 公司組建, 收購及轉手, 聯鎖經營, 進出口業務, 勞工糾紛, 餐館買賣, 租約合同, 酒牌申請, 其他營業執照等
- ◆**移民:** 工作簽證 H1B, 勞工移民 EB-1, EB-2, EB-3, 國家利益豁免 (NIW), EB-5 投資移民, L 簽證, 勞工卡, 婚姻和家庭簽證移民, 政治庇護, 遣送, 轉換身分等
- ◆**房地產:** 房地產交易, 1031 交換, 租賃合同, 房東驅逐, 銀行收回等
- ◆**知識產權:** 申請美國專利和商標, 申請國際專利, 版權, 知識產權的訴訟等
- ◆**財產與家庭:** 遺囑, 信託, 行政和司法財產移交和訴訟, 離婚, 小孩監護權等
- ◆**中國相關的服務:** 投資合作, 兼並收購, 法律文件的翻譯及公證, 紐約認證等
- ◆**訴訟與上庭:** 商業及貿易訴訟, 車禍傷亡, 意外傷害, 醫療失誤, 合同糾紛, 勞工糾紛, 刑事辯護, 破產等。

傳真: (440) 835-2817  
網頁: www.leiJiangLaw.com

###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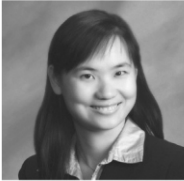
BMD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



唐永昶律师  
电话: 216-534-1317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jxu@bmdllc.com

蔣律師被 Super Lawyers 評爲 2015 Ohio Rising Stars, an honor that is limited to no more than 2.5% of the attorneys in Ohio (只給不超過 2.5%的年輕律師.)